

## 彭冲訪問

日期：2009年3月5日

時間：下午 6:00 至 7:15

地點：大坑奧運大樓 2 樓

受訪者：彭冲先生（彭）

訪問者：梁操雅博士（梁）、陳嘉欣小姐（陳）、黃浩然先生（黃）

---

梁：今天有幸可以與你傾談，今天談的不只限於體育方面，也包括在師範時的片段，以及畢業後如何回饋教育，或者是社會、體育方面的環節。首先，希望了解一下彭先生的背景，為何當年會選擇入讀師範學院。

彭：好多謝梁教授既...我們有緣談這個問題。其實那個年代大學只得一間，就是香港大學。入香港大學呢，是當時讀書人的心所嚮往的。而我入的年代(註：羅師)是 1959 年，是兩年制，直到 1961 年。回看當時香港的歷史，是剛踏進稍為平穩的時期，當然國內還有文化大革命等，更影響到香港成為更穩健的社會。當經濟蓬勃時，教育也進入一個更加完整的時代，但師資卻缺少。除了國內來(註：香港)的人，英政府也不會同意用國內的師資，所以便以工廠形式，一年制也好，二年制也好，大量出產人材。在那時，入大學是一個困難，一個關卡。師範是作為中學生，完成中學課程，而且有進修大學預科課程的時間，在穩定性方面也是一個出路。

梁：在我訪問其他前輩時，也談到他們的入學背景，他們不約而同談到，當時入讀師範，其實都有津貼的。彭先生當時有沒有這樣的吸引你入讀，你是否知道為什麼當時會有這樣的制度？

彭：這個津貼最多有 200 元，我拿到 140 元，其實都算相當高的優待。我記得，正如我剛剛所說，當時的社會，由 60 年代到 70 年代，香港都是一個發展中的城市。所以有這種助學金計劃，其實是吸引有志讀書的人...令他能安定地讀書，這也可算是一個德政。

梁：...我想了解一下，在師範學院那段時間，在課程、在學習，與外間的教學、社會要求可否相配合？

彭：我相信那個時代，因為要濃縮兩年變成一個相當緊扣的課程，我記得首先有教育課程、教育原理、教育心理等，先要讓學員有一個充分的了解，讓他教學時能了解學生各方面的需要，例如心理質素等，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

亦培養到他們學養，即是文學。我想這方面他們對學員的要求，不論是文學，還是語言方面的要求都相當高。第三方面就是術科，無論是勞作、美術、體育，也有一個項目讓你去揀。有些人的藝術造詣相當高，當年就有一個很出名的畫家因此而培養出來。所以我覺得，論質與量，在當時兩年制比較是精英培訓的。在培養學生學術方面而言，似較優於葛量洪師範，因為相較後者部份學制多一年級，變成羅富國師範學院有較長的歷史，都是被認為是精英的培養。

梁：彭先生在羅師畢業主修什麼科目，這科目在畢業以後一生的歷程來說如何學以致用？

彭：當時入學的時候分中文科和英文科，我那時是就讀中文科的。很奇怪，為什麼會選擇中文科呢？其實因為當時我入羅師時，已經是相當...可以說是已經是成名的運動員，在那個時候已經是香港紀錄保持者，所以大部分時間得第一，訓練方面自己要做，讀書方面更加要做。除了讀書運動之外，還要賺錢交學費，夜晚讀書完成 **Matriculation** 課程。我認識冼梓林，同他這樣深交，是他教我中文的。大學、四書、五經，那時候考試(註：考羅師入學試) 也是要考中文。我與他亦師亦友也是這個原因。所以我可以說為什麼要進中文科，實際上來說，英文課深了很多，我根本沒法子照顧到。如果要為求達到我的目的 — 進入香港大學，所以兩年的師範給了我一個 **buffer**，一個緩衝地帶，讓我完成最後一年的 **Matriculation**，因為我只讀了一年，第二年時已經要自力更生，因此便有這樣的情況。

梁：說回羅師，你當年是主修體育吧？

彭：是。

梁：你覺得體育課程是怎樣？正如你所說是香港紀錄保持者，羅師的體育課程能否給你一個訓練，**enrich** 你這方面，發展你的潛能，進一步用於個人的生涯？

彭：首先，課程上方面，純粹由英國轉過來的，體育在當時來說，是英國體制，而且沒有大學，英國也只是有文憑課程。所以當時有個外國人來教，以英式的元素，教導一個所謂 **General Physical Education**。這可以說是給我對體育入門有一個啓示，但對我自己田徑的練習，我相信是做不到這樣的功夫。所以說是，可以讓我開了一個眼界，原來要深造的時候，應該要到外國找找門路。當時的中國是封閉的，完全與外界隔絕，無論是體育、文化，完全是隔絕的，所以要向西方取經。我承認（註：羅師）給我了一塊踏腳石，可以鞏

固我對體育進修的根基。

梁：正如你所說，入讀時是 1959 年，畢業於 1961 年。提到香港社會背景，當時開始發展起來，而國內由於思想問題，令香港很多人出現本土意識。到你畢業以後，在香港社會底下，你是選擇繼續教書還是學業？我知你後來也繼續在香港大學進修，你這方面的選擇是怎樣？

彭：我很幸運，當我完成兩年的時候，再後一年的時候（註：1962 年），即是我已教了一年書，在荃灣官中。當時荃灣官中還未是一間完成的學校，借海壩小學上課，共有六班。我有一位老師，是中學時候的老師。我中學時候是讀伊利沙伯中學，他叫我去荃灣幫他開校。如是者，開校剛剛十三個月之後，我便考上了港大。同年 1962 年，我教完十三個月，我第一次代表香港參加耶加達第四屆亞洲運動會。這個亞洲運動會在當時並不值得重視，不過如果對中國近代史，萬隆會議，這個六四年的亞運會其實是中國想重返體壇開始在萬隆建立，發展中國家的運動會，第一次由這個思想孕育出來，然後在中國發展。這個叫發展中國家的運動會，由此一直到現在，中國對非洲、亞洲的發展中國家都有很大的力量來鼓舞。亦都是乒乓運動開始成立，吸引其他國家，變成中國國技。這個歷史在那段時候發生，亦可以看到中國的體育發展經歷，由那個年代起首，然後至 1974 年中國才重返亞洲體壇。

梁：正如你所說，耶運是東亞運動會...

彭：不是，是第四屆亞洲運動會。

梁：中國重返體壇的轉捩點，你亦有幸參與這一方面。當時你是代表香港？當時香港的名稱是什麼？

彭：香港就是香港。

梁：沒有現在的中國香港...

彭：但很奇怪，由於政治上，使香港有兩隊足球隊出去打。由 1958 年香港已經出了一隊代表香港，又出了一隊代表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義去比賽。政治也相當複雜。

梁：岔開一點話題。當時香港隊和中華民國隊，身份有沒有明顯的區別？

彭：其實沒有的。其實都是香港的人，只不過有一部分的時候香港選了他，有

一部份台灣的愛國華僑出錢，讓他們出外比賽。

梁：羅北、郭錦洪？

彭：對，成績不錯。如果我沒有記錯，他們打過有金牌的。

梁：何祥友那些就是香港隊。

彭：你記得的完全正確。

梁：說回你的歷程，在這個盛會，我想你的成績很好。然後你便要回歸校園，過大學的生活。香港大學來說，好像沒有體育主修的，那你在香港大學的主修是什麼？為什麼會選這個當主科？畢業以後有兩把刀，究竟接着的職業怎樣選擇，發展又如何？

彭：我想亦都是運動員的性格，任何東西向你挑戰，你一定會接受挑戰，亦都堅持去做。自修之後我便進了香港大學，之後選了地質地理這科。那時因為文科，自修時也沒有選擇的機會，所以如是者完成三年的課程，其間也有代表香港大學的比賽。未入之前我亦破了紀錄，跳高的紀錄。入了以後便破了三級跳遠的紀錄。1966年剛剛畢業時，便代表了香港出戰曼谷亞運，所以歷程上並沒有離開體育。進入香港大學時，香港大學亦有宿舍，是 May Hall 梅舍，是歷史很悠久的宿舍，現在已經沒有了。因為香港有一次 67 年豪雨，西環的旭龢道場屋時，梅舍亦倒塌了。梅舍很出名讀書，是一個書蟲的地方，從來沒有拿過一個體育的獎項。我進去的時候，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，亦因此贏了當時學校的社際杯。亦都是未進香港大學時，在羅富國師範，1961 年的年代已經有柏師、羅師、葛師三間，然後當時有三角賽。三角賽永遠都是葛師贏的，因為他們最多人有選修體育。唯一是在 61 年時，被我們以最少的人數，亦同時贏了。所以很多同學現在都津津樂道，因為所有同學都參與，甚至冼梓林不是體育的，都要落場，志在參與，志在拿分。變成我們成功地贏到這個盃賽，大家對這件事，現在數十年後談起還是津津樂道。

梁：你無論在師範還是在大學都是很有影響力的。岔開少少話題，我想你在同學心目是一個英雄，一個形象（註：可能是指“偶像”）。在師範來說，正如你所說，同學都津津樂道，很受你影響。在這一方面，你覺得師範的師生關係，導師在體育方面有沒有志趣相投，有傾談。在兩年來這方面的感受、感覺如何？

彭：很有趣，師生關係說回來又不是很密切。因為教的時候，那個導師叫

Campbell, Campbell 是蘇格蘭人，很快便升了上去，負責全港體育方面的事，脫離了師範那裡。變成兩年期間，關係方面不是很密切，他所注意到的，純粹是他自己如何教導 Physical Education，不是體育，不是 Sport，變成與同學各方面的認識等等...但對外比賽時，後來在大學運動會，我覺得給我涉獵的範圍廣了很多，才知道我們香港體育方面，真正落後別人。基於這個原因，後來雖然離開師範學院，離開大學，出來做教育工作，教了兩年書，在皇仁書院，一出來便教 Upper Six，那些後來變成亦師亦友，很多後來做了高官，甚至後來做了 CS 的，也是當年學生的精英。兩年後我便到了新界視學處，當時真的回到最原始的 “One Teacher School, One Man School”，去到塔門那些地方。做完以後 78 年市政局開始大量的工作，我覺得應該脫離教育的工作，去做體育，誰知去到的時候只 join 了市政署的文化署，建成了伊利沙伯體育館，亦建立了紅磡體育館。以為做體育的時候，實際上在做文化發展。現在兩間館已經是香港最好收入的娛樂場地，當年是我一手一腳建成的。但因為去了那裡，市政署讓我去了很多地方，美國、加拿大，讓我見識很多體育場館，跟着別人駐場，完全沒有書本的，跟着去學、怎樣落冰。紅磡體育館是有冰場的，跟着別人學，建成香港最現代化的場地。

梁：當然你說得對...你當日離開教育界進市政局，亦有你的理想，setup 兩個國際場地。看到你對體育的關注不遺餘力。你有沒有想過你的強項，不單是在學校，在香港，如何培養他們對體育的關注。

彭：當我進去市政署做這份工作的時候，其實都有一個期望：讓香港人知道世界上的發展是怎樣，帶來一個新的氣象、景象。其實回看香港 60、70 年代，現在還留存的 Multipurpose Hall，例如在 Aberdeen、界限街，四四方方一道牆，中間有幾個羽毛球場，就是這樣。這是英式留下來的場地，沒有考慮過真真正正專用體育場地，所以那時着重做這樣的工作。當有硬件做起來的時候，然後發覺香港，沒有一個人材來做這件事。你有硬件也好，你要落幾多冰，要駛車來刮多少冰，有多少項目用上冰的活動，我相信你在香港這麼久也看不到。可能你還不知道紅磡場館有一個冰場。發覺原來香港是沒有軟件的。所以，78 年代我由一個運動員，中間當過教練，田徑的教練，所以意識到一個人不是說體格方面，亦都有修養的方面。最近我去溫哥華，你剛打電話給我我說要去溫哥華，是冬運會明年舉行，第一次開團長級會議，那裡有一個我教他的學生。那個學生當時，每個人也認為他不行，跳高不行。他身高不及我高，但結果我認為我自己有成就感 — 是和他一直鍛鍊到破香港紀錄。後來他移民至加拿大，和我仍然有通訊，到我這麼多年後去到，他仍然待我如老師。當然，我去到已經有 Program 有節目安排，但我覺得通過教育，亦都可以令到人會改變，他是實實在在完全不符合運動員的體質，而能夠成爲一個運動員，並產生他最優秀的成績，我覺得是最欣慰的。我培養了

兩位，一男一女，兩位都破了香港紀錄，兩位都當我是師父執弟子之禮，我不坐下他們不會坐下。我不是要求他們這樣做，但他們自動自覺會這樣做。現在這個女運動員在香港政府也做到相當高的官。我可以說，很多方面的東西，由教育的層面令一個人有改變。所以我由 78 年起首，一直到我真真正正退休。其實在 78 年開始，我已經替奧委會做副秘書的工作，是沙理士先生的年代。到了 98 年，沙理士先生退下來，霍震霆先生上任。凡十年之久我做了這個位置，繼承了他們的志願令奧委會把 Olympic Values... 其實 Olympic Values 不是除了那 4 年一度奧運看到，有恒常的 Fair Play，對 Environment，有對 Culture 的，有對 Education 的，都是我們要做的工夫。所以做到自己很忙，退休以後比舊時還要忙。剛才開的會議是禁毒 Anti-doping 委員會，政府不方便出面担正，便由奧委會 take up 了這件事。我覺得這對運動員是很正確的觀念，否則運動員爲了達到自己的願望，便連魔鬼也要愛上，要服侍魔鬼，要 take drugs，刺激自己成績。這樣也破壞了體育精神。這也是教育觀點下，雖然我退了休，再拿着火棒繼續做這樣的工作。

梁：唔係...呢個我都好信一樣野...在你人生歷程，你提到是多方面的訓練，運動場上的訓練，師範的訓練，加上港大的訓練...潛移默化，有一種承傳的精神，值得我們學習。

彭：這是承先啓後，前人傳下來的聖火。

梁：說回師範期間，尤其體育科，在實習時有沒有值得說的話題。

彭：實習的時候，我在看到題目時，嘗試想一想有什麼。因爲實習呢，兩年之內只有三段，First Year 有兩次，Final Year 有一次。三次中有兩次在中學，或者兩次在小學，一次在中學，將你來到試不同的環境，接觸不同的學生。但因爲時間太過短，現在想不起有什麼令我很值得緬懷的時間。唯一的是，當時般含道的羅富國師範，後來變了聯合書院的校舍，校舍比較 Unique，真真正正是爲學院式而設立的，有禮堂、有 Common Room，有 Lab，有勞作室、有美術室，是一個很小型，很英式，我仍然用英式，的教學學院。大家感情上，因爲人少，一屆約有四五十人，大家認識都很深切。你剛才說冼梓林回來時，剛剛好所有當年的同學，英文班和中文班都有。因爲有一個同學，是七十歲大壽，兼他的四位子女爲他由美國到香港做大壽，請了所有他的同學。我很感動，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兒子，說很難得有這種舊觀念，爲他由美國到香港做大壽，請所有的同學。才因爲這樣，冼梓林才肯出現，否則他從不肯出現。我找了他很久，結果我那次見了他一面，後來吃午飯見了他一面。但他遵守對他某個時候的承諾，我相信你明白爲什麼，我也不必多說。當他打電話說，我說你要求什麼我也會做，才可以與梁教授見面。這也是緣份。

我亦很尊重他。

梁：冼校長是一位我很敬佩的人...在那個場合談起，才有那個聚會。

彭：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時期，當時的教育司是梁文建，亦是羅富國師範的同學，我相信他對這件事也沒有出聲。我希望有機會和他說這件事，我作為外人看，很不同意教會的處理。

梁：這很錯縱複雜...其實我一直聽你說是紀錄保持者，破了很多紀錄，從你三言兩語談到跳高，你是田徑方面...題外話，你說羅師給你一個 **General** 英式的體育訓練，當然可以令你開眼界，原來體育層面這樣闊。怎樣在這方面起家，有志於體育和怎樣接受訓練？

彭：我覺得訓練，書本方面是自己找出來看到的。冼梓林和我說，他看聊齋，我不斷在看書。剛才所說的新興力量會，發展中國家，中國怎樣退出重返，這些近代史都是我經歷的情況，我希望有一天再退役，這些會見諸於文字。

其實所有的東西，我可以這樣說，沙理士先生退役，但我在 78 年跟他，是一位很好的導師。你會跟到他所表現的東西，從他的言行學到他的思想，亦會了解他的想法。因此我了解冼梓林的想法。為什麼他看聊齋我也明白。因此很多東西大家不用說，大家可以意會。英文有 **Inference**，完全是一種自我啟發，自我教育做到。我每一天也在學習，每一天也是新的。尤其是社會進步得這麼快，**Olympic Movement** 是否最完善的？他自己也怕，所以亦會不斷要求改進，除了每四年一次，大規模才影響到人，令人心這樣震撼？其實期間是否應該做些事？是否由小朋友開始培養到他們的想法？退了休的運動員是否要注視他自己？保存他這個人一生所創造的，令更多人學到？所以 **Olympic Movement** 每一天都在進步中。

梁：**Mobile** 既。

彭：所以每一樣東西永遠都是自求的，如果自己不增長知識，自己是退步的。現在逆流而上，有一天自己仍然浮沈在 **Mainstream** 之下。

梁：這令我學到很多東西，讓我得到很多啟發。我們希望前瞻一下，彭先生在未來最想做什麼？在師範時間，有什麼理想、想法再推展下去。

彭：答這個問題並不在師範。我覺得這事情應該在我中學時候，一位老師。這老師的啟發到今時今天仍然對我有很大的影響。這件事發生時...應該這樣說，

在中學時我是一個很頑皮很頑皮的學生。每一天上課遲到，每次交功課都不準時，有一位老師，已經不在了，朱家輝老師，後來再做伊利沙伯中學的校長。這位老師教書是唸出來的，教化學。慘了，堂堂都被他罰，什麼叫元素，這樣加這樣的 Formula，一邊行一邊問，他的記性又好，答錯便要罰。他對我認識很深，在街遠遠見我也會叫我，後來他移了民，最近逝世。所有伊利沙伯學生為他建立了一個獎學金，現在不是他影響我。他影響我一部份，為師之道一定要嚴，我覺得他罵得對，打完波最後一個進課室，拿著球，「彭冲，你站那裡」(註：老師說)。於是我便企，因為是抵死，自己貪玩。那時，不知是否先天彈力好，打籃球之類，我第一件事在體育，破了十幾年來的跳高紀錄，在學界，在南華會的場。我也不知怎樣，突然間產生，雖然在學校，從來也沒試過跳這樣高的紀錄。如是上堂最後一個進班房，靜靜地回班房，因為高大所以坐班房最後面，不敢作聲，趴下來寫東西。那個是女老師來的，叫 Miss Katie Tam，教數學的。「彭冲」，糟了，這次又不知怎樣被罰，「出來擦黑板」。於是我便出去擦黑板，一看，黑板上寫著，用英文寫著「恭喜彭冲為香港學校破紀錄」嘩！這事情令我覺得自己，頑皮之外還有人會覺得你有 Value，這景象對我刻骨銘心，永遠都沒法忘懷。所以亦由此，洗心革面，開始讀書，人才轉變過來。由此亦可以說，一個人，其實一個教師，亦等於孔夫子萬世師表，有宗教信仰即是耶穌基督，是以身作則來教導人。現在我是一個義務職員，比他們早回來，比他們遲走，我想他們是無怨言的，他做事比我多，年紀比我大。我覺得教育應該是以身作則示人，不是靠口說，這個意念帶給我進羅師當老師，這是最基本的，到現在亦堅持這個意念。

梁：非常好...除了嚴師之外從欣賞角度出發，師道最難平衡的一件事。

彭：所以我教書，也是採取他兩位的合璧，有嚴的一面，有驚奇的一面。因為根本沒想過老師叫你擦黑板。然後擦黑板...

梁：寫了你都不知道？

彭：不是她寫了我先入課室。

梁：但你說一入課室便伏低！

彭：因為我入來時遲到，全班都靜下來，環境上其實全班都預備...

梁：即是你沒有留意到？

彭：這就等我自己...



梁：等你去擦黑板，又不叫你去看？

彭：對啊！她就是要告訴我，同學都很尊敬我，很欣賞我為學校做到這樣東西。所以覺得突然間好像找到自我，找到我自己。

梁：作為老師也是很難做到的...

彭：不是，大家一個分享一些歷程，教育歷程，主要都是自我教育。你看我的 Degree，除了 First Degree，其他都是中間抽空時間來考。

梁：好難得的，你這麼忙...其實還有一個簡單的問題，由你自己演繹。將來你想做什麼？

彭：其實是一項很艱鉅的事情，我想過將多年來香港體育的發展寫下來。但第一用什麼文字，第二給誰看，第三有哪些人尚在，寫出來別人未必同意你的想法，亦可能有人因此對你產生厭惡感。這是否能做到，我現在還未知道。這是一個很艱鉅的歷程。

梁：但很值得做。

彭：我不知道。可能冼梓林有一件事會感到失敗，就是他沒法 convert 我去信教，因為他是很虔誠的教徒，但最後我想我不同意他所受...

梁：這樣...如你所說...個心會釋然一些...

彭：對！你說起這事，亦都可以利用剛才你的說話，你給予我很多寶貴的意見，令我學到很多...

梁：言重了，應該是你啓發得好...好多謝彭生...

彭：因為可能接着這幾個月都會經常見到我，因為大家都不想做東亞...我永遠都是走尾棒的人...永遠都要...

梁：不對...你說了要向自己挑戰呢...

彭：如果你忍不住...便要拔刀相助，將會有一些很大型的 Promotion，可讓香港人看到香港運動員的精神，和香港的一種的...尤其是在現在這樣困難的境況

下，希望再喚起一次香港人的精神。

在 1996 年，我是和李麗珊去的（註：奧運），但很多人也不知，我也沒有說...亦都係...

梁：不過，好像在新聞中常常都感覺到你的存在，原來是真的。

彭：不是...我當時沒有很積極去做，實際上我由阿特蘭大飛去大西洋海旁 Savannah，她在那裡比賽，這 Savannah 是很有名的地方。假若你看過電影或者小說 “Gone with the Wind”。那地方便是整部小說的中心。那時有兩個人去，一個是沙理士，一個是我，但他年紀太大，不出海了，於是我便坐在當時的 Sailing Federation 會長的座駕艦出海看她。因為她當時一定會贏，而分數上只是 ceremonial，所以出到很遠的海，也很辛苦。你將來回看，每一個運動員辛苦的情形、他們的例子，怎樣去比賽，我希望帶這些給香港人，23 個項目有不同的背景，有不同的形象。

梁：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。說回你希望 keep record 那裡...不一定是文字...

彭：其實，最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，如果將這件事解決了，就好很多...

梁：人的價值觀很難一致的...這是最難取決或者落筆的一剎那，我與你都有相同的感受...

彭：最近我去一個 forum 發表，最後我說終結時，有很多 electronic media，有電話、有 fax、有 email，其實今天坐在這裡談，大家都知道分歧在哪裡，要解決的問題、要做什麼，是很清晰的。我覺得最新近的，我不參與了，拿着電腦，你說一句我說一句，為什麼不面談呢？你說一件事，我說一件事，說大家可以詳細談，根本我說不需要這樣做，我覺得很花精神。大家面談，有什麼不同意便提出來，大家希望 come to consensus，即使沒有 come to consensus 也起碼有一個 understanding，共識。你是基督教，我是回教，大家都有條路，大家都有可以做到的事，不是拿着刀便要殺。所以我覺得繼續用這種東西，肯定解決不了。如果你看到真正的自己，用真誠的心相對，你會受別人所感動，算了，大家沒什麼。

梁：現在這個年代，強調的價值觀不像從前，以前很多東西會面對面，現在很多東西都不會面對面。沒有辦法。這個社會不斷進步，有某一種改變，人際關係的疏離，這個很明顯。

彭：對，距離越來越遠，我都覺得很...所以你現在這份工作，最好把這東西喚起...

梁：所以我都盡量用 Video Clipping，起碼 interaction 是面對面，希望可以做一些更 interactive 的事，但問題要進一步...我希望廣泛一些，在這方面涉獵更多 database，變得更具代表性。

黃：我想問，當時彭先生是 59-61 年，是否有段時間是吳廣源先生當校長？

彭：對，副院長。「吳廣源，講極都唔完」。

黃：可否說說關於他的事？

彭：他是教數學的，但我沒有上課與他...你不是與他有關係？

黃：不是。

彭：我覺得他作為一個老師，說話太過負面，比較尖酸刻薄，例如會挑剔學生，說自己計數計得很好。我覺得這對學生會有些負面的影響，我不是讀數學的，只不過知道關於他的一些事。

黃：那之前是否鄭震寰先生當院長？

彭：對，當院長，鄭先生給我的印象是長者，一個很嚴謹的長者，一個很有學養的人。但我們是很難親近的，總是遠遠的。

黃：主要都是與自己科目的老師？

彭：不，當時有中文組的老師，有一個是羅慷烈。後來教香港大學。他也記得我，因為我比較頑皮。他的中文學養很好。後來我在香港大學讀中文時，全部都是國內的老師，劉伯敏、饒宗頤，我只認識他兩位泰斗，還有一個余炳權，好像是羅師，不，是 ICTT 的，他讀書時很辛苦，最後考進了 Washington University，再回香港...